

新 中 學 文 庫

老 子 本 義

魏 源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魏源撰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老子本義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
中華民國三十

一月初版
月四版

(24153)

書基
老子本義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述者 魏 源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所 印 商 務 刷 印 書 廠 館

發 商 務 各 地 印 書 館

老子本義

論老子

一

文景曹參之學。豈深於嵇阮王何乎。而西漢西晉燕越焉。則晉人以莊爲老。而漢人以老爲老也。豈獨莊然。解老自韓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復生。誰定之。彼皆執其一言而闕諸五千言者也。取子翕闢。何與無爲清靜。芻狗萬物。何與慈救慈衛。玄牝久視。何與後身外身。泥其一而誣其全。則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夫不得言之宗。事之君。而徒尋聲逐景於其末。豈易知易行。而卒莫之知且行。以至於今泯泯也。老子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非不知有無之不可離。然以有之爲利。天下知之。而無之爲用。天下不知。故恆託指於無名。藏用於不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必自無欲始也。諸子不能無欲。而第慕其無爲。於是陰靜堅忍。適以深其機。而濟其欲。莊周無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列子致柔矣。而不知無之不離乎有也。故莊列離用以爲體。而體非其體。申韓鬼谷范蠡離體以爲用。而用非其用。則盍返其本矣。本何也。卽所謂宗與君也。於萬物爲母。於人爲嬰兒。於天下爲百谷王。於世爲太古。於用爲雌。爲下

爲玄。故如蓋公黃石之徒。斂之一身。而微妙渾然。則在我之身已義皇矣。卽推之世而去。甚去奢化羸。秦酷烈爲文景刑措。亦不啻後世義皇矣。豈若刑名清談長生之小用而小弊。大用而大弊邪。吾人視嬰兒如昨日也。萬物之於母。無一日離也。百谷於其土。未嘗一日離也。動極必靜。上極必下。曜極必晦。誠如此。則無一物不歸其本。無一日不有太古也。求吾本心於五千言而得。求五千言於吾本心而無不得。百變不離宗。又安事支離求之乎。反本則無欲。無欲則致柔。故無爲而無不爲。以是讀太古書。庶幾哉。庶幾哉。

二

老子道太古道。書太古書也。曷微乎。徵諸柱下史也。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左史在楚。能讀墳索。尼山適周。亦問老聃。今考老子書。谷神不死章。列子引爲黃帝書。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書。至經中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故班固謂道家出古史官。莊周亦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斯述而不作之明徵哉。孔子觀周廟。而嘉金人之銘。其言如出老氏之口。考皇覽金匱。則金人三緘銘。卽漢志黃帝六銘之一。爲黃老源流所自。藏室柱史。多識擇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其書如喪禮處戰勝之義。皆深知禮意。而又有失道德而後仁義。而後禮之言。則知吏隱靜觀。深疾末世用禮之失。疾之甚。則思古益篤。思之篤。則求之益深。懷德抱道。自首而後著書。其意不返斯世於太古淳樸不止也。氣化遞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後世。一家高曾祖父。

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質文皆遞以救弊。而弊極則將復返其初。孔子寧儉毋奢。爲禮之本。欲以忠質救文勝。是老子淳樸忠信之教。不可謂非其時。而啓西漢先機也。然刪書斷自唐虞。而老子專述皇墳以上。夫相去太遠者。則勢常若相反。故論常過高。乃其學固然。非故激而出於此也。河上公曰。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爲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先非禮乎。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又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老子有焉。然則太古之道。徒無用於世乎。抑世可太古。而人不之用乎。曰。聖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也。使生成周比戶可封之時。則亦嘿爾已矣。自非然者。去甚去奢去泰之旨。必有時而信於天下。夫治始黃帝。成於堯。備於三代。殲於秦。迨漢氣運再造。民脫水火。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則曹參文景。斷珣爲樸。網漏吞舟。而天下化之。蓋毒痛乎秦。酷劑峻攻乎項。一旦清涼和解之。漸進飲食。而勿藥自愈。蓋病因藥發者。則不藥亦得中醫。與至人無病之說。勢易而道同也。孰謂末世與太古如夢覺不相入乎。今夫赤子乳哺時。知識未開。呵禁無用。此太古之無爲也。逮長天真未漓。則無竇以嗜欲。無芽其機智。此中古之無爲也。及有過而漸喻之。感悟之。無迫束以決裂。此末世之無爲也。時不同。無爲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嘗一日廢。夫豈形如木偶而化馳若神哉。老氏書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義皇關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參文景治之以濟世。下焉者明太祖誦民不畏死而心滅。宋太祖聞佳兵不祥之戒而動色。是也。儒者自益亦然。深見深淺見淺。余不能有得於道。而使氣焉。故貪其對治而三復也。

三

嗚呼。道一而已。老氏出而二。諸子百家出而且百。天下果有不一之道乎。老氏徒惟關尹具體而微。無得而稱焉。傳之列禦寇楊朱莊周。爲虛無之學。爲爲我之學。爲放曠之學。列子虛無。釋氏近之。然性冲悵邃。未嘗貴我賤物。自高詆聖。誣愚自是。固亦無惡天下。楊朱而刑名宗之。莊周而晉人宗之。入主出奴。罔外二派。夫楊子爲我。宗無爲也。莊子放蕩。宗自然也。豈自然不可治身。無爲不可治天下哉。老之自然。從虛極靜篤中。得其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本。欲靜不欲躁。欲重不欲輕。欲嗇不欲豐。容勝苛。畏勝肆。要勝煩。故於事恆因而不倡。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爲。夫是之謂自然也。豈滉蕩爲自然乎。其無爲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功惟不居。故不去。名惟不爭。故莫爭。圖難於易。故終無難。不貴難得之貨。而非棄有用於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嘗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泰。非並常事去之也。治大國若烹小鮮。但不傷之。卽所保全之也。以退爲進。以勝爲不美。以無用爲用。孰謂無爲不足治天下乎。老子言絕仁棄義。而不忍不敢。意未嘗不行其間。莊周乃以徜徉玩世。薄勢利。遂訶帝王。厭禮法。則盜聖人。至於魏晉之士。其無欲又不及周。且不知無爲治天下者果如何也。意慷慨一切。拱手不事事而治乎。卒之王綱解紐。而萬事瓦裂。刑名者流。因欲督責行之。萬物一付諸法。而已得清淨而治。於是不禁己欲而禁人之欲。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不忍於不忍而忍於忍。煦煦子子之仁義退。而涼薄之道德進。豈盡老子道乎。豈盡非老

子道乎。黃老靜觀萬物之變。而得其闔闢之樞。惟逆而忍之。靜勝動。牝制牡。柔勝剛。欲上先下。知雄守雌。外其身而身存。無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後人以急功利之心。求無欲之體。不可得。而徒得其相反之機。以乘其心之過不及。欲不偏不弊得乎。老子兢兢乎不敢先人。不忍傷人。而學者徒得其過高過激。樂其易簡直捷。而內實決裂以從己。則所見之乖謬使然也。莊子天下篇。自命天人而處真人至人之上。韓非解老。而又斥恬澹之學恍惚之言爲無用之教。豈斤斤守老氏學者哉。漢人學黃老者。蓋公曹參汲黯爲用世之學。疏廣劉德爲知足之學。四皓爲隱退之學。子房猶龍。出入三者。體用從容。漢宣始承黃老。濟以申韓。其謂王伯雜用。亦謂黃老王而申韓伯也。惟孔明澹泊寧靜。法制嚴平。似黃老非黃老。手寫申韓教後主。而實非申韓。嗚呼。甘酸辛苦味不同。蘄於適口。藥無偏勝。對症爲功。在人用之而已。內聖外王之學。闔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穀莠稗。同歸無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爲學。則仁義之實行其間焉可也。

四

老子與儒合乎。曰否否。天地之道。一陽一陰。而聖人之道。恆以扶陽抑陰爲事。其學無欲則剛。是以乾道純陽。剛健中正。而後足以綱維三才。主張皇極。老子主柔賓剛。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體用皆出於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學之而善者則清淨慈祥。不善者則深刻堅忍。而兵謀權術宗之。雖

非其本真而亦勢所必至也。老子與佛合乎。曰否否。竊冥恍惚中有精有物。卽所謂雌與母。其佛家謂之玩弄光景。不離識神。未得歸於真寂海。何則。老明生而釋明死也。老用世而佛出世也。老中國上古之道而佛六合以外之教也。故近禪者惟列禦寇氏。而老子固與禪不相入也。宋以來禪悅之士。類多援老入佛。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蘇子由乃謂人苟於死生得喪之妄見。坦然無所怖畏。則吾性中光明廣大之大威。赫然見於前矣。何異指鹿爲馬。種黍生稗。尊老誣老。援佛謗佛。合之兩傷。何如離之兩美乎。河上公注不見漢志。隋始有之。唐劉知幾卽斥其妄。所分八十一章。與嚴君平道德指歸所分七十二章。王弼舊本所分七十九章。皆大同小異。又谷神子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之首。唐君相以絕學無憂繫上章之末。訖元吳氏澄。近日姚氏鼎。又各以意合并之。而姚最舛矣。史遷統言著書五千餘言。而妄人或盡剪語詞以就五千之數。傳奕定本又多增浮文。王弼稱佳兵不祥章。多後人之言。傳奕謂常善救人四語。獨見諸河上之本。韓非最古。而所引恆遜於淮南。開元御注。而贅文臆加於食母。其他漓玄酒。和太羹者。何可勝道。矧夫流沙西去之誕。燕齊迂怪之譚哉。著其是。舍其非。原其本。析其歧。庶竊比於述而好古者。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漢書揚雄傳言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即史記所

子爲經勅朝野通習而唐明皇御注又分道德經之名河上公八十一章注則又各立篇名皆臆造非

古故今惟分上篇下篇及第幾章以復其舊其字句之異則釋文已謂老子本衆多乖杜光庭謂後人或

盡刪語詞以就五千之也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

數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漢書藝文志道家老萊子行年七十爲嬰兒以娛親而莊子則

云老萊子出薪遇仲尼謂曰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而國策客謂黃齊亦云公不聞老萊子之

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與老子言行殊相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之

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則是判然二人皆與孔子同時左傳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

有萊駒是萊氏而稱老猶列禦寇師老商氏皆有壽考之士所稱也

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伯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

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畢沅曰古聃儋字通說文聃耳曼也又云瞻耳垂也又云耽耳大垂也聲義

呂覽老聃老作耽皆其明證鄭康成

曰老聃古壽考之號斯爲通論矣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

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史記考證曰漢武惑於神仙方士

其子孫以明老子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也故一則曰隱君子再則曰隱君子良史

心苦矣張守節注翻引神仙荒唐悠謬之論所謂夏蟲不可語冰者乎黃氏曰鈔曰道家謂黃帝上天老

子西出關爲長生不死之證然黃帝之墓好道之漢武

親經之老聃之死學道之莊周親載之又何以稱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

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黃帝治效莫著於漢世故史遷舉老子我無爲而民自

莊子天下篇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憺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

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雖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附錄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可以語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邪。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敬其老邪。弱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已矣。子知之乎。老子曰。豈非柔存而剛亡邪。常樅曰。噫。天下之事盡於此矣。吾何以復語子哉。高士傳作商容老子師。注云。商容老子師。

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虛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

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

禮記曾子問曰：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主，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又曰：葬引至於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己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

又曰：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旣殯而致事，殷人旣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

又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又曰。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瑇瑁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米。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御覽引。

又曰。孔子讀春秋。老聃踞窻觚而聽。御覽引。

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說苑敬慎篇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

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荀子曰。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參臧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絕。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爲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守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王應麟曰。皇覽云。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何孟春曰。銘詞中如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四語則汲冢周書亦有之。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則左傳伯宗之妻亦述之。可見其爲古語矣。至其大旨。則與老子書合。如云誠能慎之。福之根。謂是何傷。禍之門者。即老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其云彊梁者不得其死。即老子所謂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也。然老子欲上欲下之心。則視此爲私矣。其云執雌守下。人莫踰之者。即老子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其云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者。即老子所謂知雄守雌。其云內藏我智。不示人技者。即老子所謂和其光。同其塵。衆人昭昭。我獨昏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也。其曰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即老子所謂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故君子居則貴左也。其

云云。天不道無親。常與善人者。則老子亦有是語也。可見周註史。不爲無本。而黃老並稱之由。亦可以此徵其源深矣。

老子本義
附錄